

讲故事人的故事

口述 黄震良
撰写 刘必华

十七岁登台救场



喜欢听故事、讲故事是爷爷带出来的。

爷爷是个老书迷，他每次到书场里听书总要带着我。时间一长，我对很多书中的内容都能够记得个大概，经常将其中一些精彩段子讲给小学同学听。

那年电台里播放评话《杨家将》。为了能听到，一天我从家中带了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放在衣袋里，上课时戴着耳机猫腰偷听。正听到起劲关头，不料同桌恶作剧，突然一下把我的耳机拔掉，顿时收音机里的声音响彻全班。同学们先是一惊，接着哄堂大笑。老师生气地上前把我的收音机给没收了，并罚我“立壁角”。放学后，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说回家写了检讨再来领收音机。没了收音机，回家一顿“生活”，肯定逃不了，所以我不敢回家。老师看天色已晚，再则我也承认了错误，便“高抬贵手”将收音机给了我，警告下不为例。

不过这么一来，我喜欢听故事、讲故事的名声也在学校迅速传了开来，学校每逢有活动还让我“轧”一脚，讲上一段故事。

十七岁那年，机缘巧合，我人生第一次登台讲故事。这年的大年初一，我跟爷爷去书场听长篇评话《绿牡丹》。讲到一半时，说书先生面孔突然煞白，人一下倒在了地上。医院诊断，原来是得了急性脑溢血。

对老听客来讲，春节没有书听就意味着整个节日过得没味道。观众急，老板更急。虽然老板与外面四处联系，对方却都表示，说书先生一时三刻脱不开身。情急之下，老板想到了我，他几乎用哀求的口气与我爷爷商量：您孙子脑子聪明，平时又能讲，明天能否为我救救场，讲上一段？我在一旁听了，不知天高地厚冒出一句：“明天我讲《杨家将》。”老板一听高兴得“双脚跳”，当众宣布：“明朝老黄小子讲《杨家将》，务请大家来捧场。”

当晚，我兴奋得一夜没睡，脑子里反复背诵书中的内容。隔天上午，我身穿“行头”（父亲的呢子中山装），并到街上买了一瓶金刚钻牌子的发蜡，将头发梳成“三七开”，然后再涂抹得油光锃亮。

下午一点正式开场，我走到台上，看到下面乌鸦鸦的人群，心里却一下慌了起来，两腿直哆嗦。再一想，既然上台了，伸头一刀，缩头也是一刀。我拿起“醒木”（用父亲的图章代替）使劲往桌上一敲，便讲了起来。

因紧张，我根本不晓得开头讲得是啥，直至数分钟后才慢慢恢复平静。两个钟头下来，我已满头大汗、全身湿透。由于讲得快，一部需十来天慢慢道来的《杨家将》，我竟“缩水”了一大半，三天就讲完了。

让我惊喜的是，在讲的过程中我多次听到观众掌声和叫好声，让我信心倍增，越说越溜了。当我讲到最后一场时，老板请到了上海东方评弹团的王溪良先生。王先生静静地坐在角落里听我讲《杨家将》，等到结束他问我：“小朋友，你脑子蛮活络，今后愿意学说书吗？如果愿意我教你。”我一听可高兴啦，立马开心地答：愿意！

就这样，高中没毕业，我就拜了王溪良先生为师，走上了评弹之路。我原名叫黄日华，先生给我起了个艺名叫黄震良。接着，我跟他在江南一带跑了几年的“码头”，后因评弹演出市场萎缩不景气，我回到故乡黄渡，担任了乡文化站站长。

2005年，“麦莎”台风来袭。我在常熟出差，第二天上午要参加市有关部门举办的故事赛，必须隔天一早赶回。外面狂风暴雨、雷电交加，我硬着头皮往上海赶。车子在大风中左右摇晃，像一只小舢板在波涛汹

涌的江面上漂荡。到了市区，我全身早已成了“落汤鸡”，只好向别人借了一套衣裤穿上匆忙上台。其他故事员看到我这副狼狽相，对我调侃道：“你今天的经历倒是一只精彩好故事呀……”



基层发掘“老娘舅”

当时正值上海新故事蓬勃发展之时，我经常参加县市一些故事创作和讲演活动。不过，有评委认为我讲的不是故事，是说书。我在县文化馆指导老师介绍下，结识了上海知名故事家黄宣林老师，真正步入了上海沪语故事之路。在他的帮助下，我先后创作、讲演了故事《吓煞人的大腿》、《蟋蟀逃出洋相》、《水漫金山》、《乐极生悲》等一系列作品。其中《吓煞人的大腿》、《蟋蟀逃出洋相》还入选上海《建国五十周年献礼故事精品集》。我还先后摘得了沪鹰杯“故事大王”电视大赛的“故事大王”称号和全国“119故事大赛”金奖，并多次获得市故事比赛一等奖。

正当我创作、讲演故事“扎劲”的辰光，组织上调动了我的工作，让我到一家大酒店担任总经理。从文化一下跳到经济，是“八杆子”打不着的事。尽管十二万分不乐意，但组织安排，我必须服从。

工作调动后，我身在曹营心在汉，一刻也放不下自己喜欢讲的故事。当年逢黄渡地区大开发、大动迁，我经常抽空到动迁基地采集素材，连续创作了《拆迁风波》、《自食其果》、《住新房》、《签约》等故事。作品一经推出，在百姓中引起了较大反响。镇里了解情况后，对我网开一面，允许我在做好本职工作同时，可以腾出部分时间进行故事创作和讲演。

有次采访中我听到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。有位动迁干部到一户“钉子户”家中做工作，前后跑了不下几十次，对方就是“油盐”不进。原来，这户人家的户主妻子病逝多年，身后留下两个儿

子，彼此一直分开居住。按动迁政策规定，他家可分得两套房子，父亲随儿子居住。可是，两个儿子死活不答应，一定要多拿一套房子大家分开住，否则坚决不同意动迁。父亲也表示不愿意跟儿子媳妇一起生活，想重新找个老伴，单独与儿子分开住。动迁指挥部经过商量，决定给老人一个小套，但要按同等房价购买。儿子知道，父亲为了之前母亲治病早已掏空腰包，如购房，款子自然要落到他们头上，因此憋牢劲不肯签约。

刚开始，这位动迁干部上门时，主人家养的一条大黄狗老远就对他龇牙咧嘴地又吼又叫、十分凶相，有次还把他的裤子咬破了。后来，经过他不厌其烦上门做工作，大黄狗竟和他交起了“朋友”，每次上门时都跟在其屁股后面摇头摆尾，好不亲昵。最后，两个儿子最终被说服，同意一起摸钞票为父亲购买一个小套，“钉子户”变为了“配合户”。在这位动迁干部如“老娘舅”般的反复穿针引线下，父子关系也变得亲热了。

我从这个细节入手，创作了故事《老来福》。故事一经巡讲，反响强烈。有意思的是，在连续半个月的巡回演出中，我发现有几位六七十岁的爷叔整天跟着我们，还一起帮忙搭台搬东西。我一问，原来他们都与故事中的主人公住在同一个村里，亲眼目睹了他整天起早摸黑、废寝忘食做那家“钉子户”的思想动员工作。一位姓万的爷叔讲，选这个故事情节特别生动、真实、精彩、感人，一遍两遍听了不过瘾，所以他们干脆跟着演讲队一路听。

故事比股市精彩

2004年，我作为市司法局法制故事巡讲员赴基层演出时，发生了一桩至今令我感到有趣的事。

当时正值股票一路“牛市”，一次我与黄宣林老师到一家社区讲故事，活动室早已坐满了人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胖阿姨，她非常热情并关切地问道：“两位老师辛苦了，我想问问最近股市会跌吗？”我一听，心里明白，因为上海话的故事与股市是同音，她把我们都当成股市评论员了！我只好说，我们不是来讲股市评论的，是为大家讲法制故事的。她一听，面色立刻“晴转多云”，将准备放入杯中的茶叶重新又倒回了桶内，尴尬地憋出一句：“噢，原来是这样的啊。”

她继而转身，对居民们讲：“搞错了，搞错了，他们不是来讲股市，是讲故事的。”听了她的话，当场有些人起

身走了。这时，我与黄老师相互看了看，心想，今天一定要把故事讲好，吸引住大家！

开场时，我先讲了一段时下社会各种炒股人的心态，并用风趣幽默的语言作了一分析，引得观众一片笑声。然后，我切入正题，用浑身解数讲演了几只法制故事。在座观众个个听入了神，一个也没跑，反而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，还七嘴八舌地说：“原来故事也这么好听啊。”讲演结束后，胖阿姨跑到我们面前不好意思打招呼：“两位老师，你们讲的故事好听，比‘股市’还精彩，下次一定要再来，我们欢迎。”

后来，当我再次到该小区讲演故事时，居民们早已在门口翘首等待。尤其那位胖阿姨，每次我去时，她总是抓起一大把茶叶，为我泡上一杯浓浓的茶。

电台讲出忘年交

2009年起，我开始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故事频率主持开讲一档沪语故事节目《阿拉讲故事》。节目播出后受到了听众欢迎，一讲就讲了整整6个年头。特别是出租司机，他们成天在路上跑，开着广播，很多都成了我忠实的粉丝。

一天，我乘出租回家，正好在放我讲的故事。我问师傅：你喜欢听这档节目？司机答：“当然，我天天要听的，就是辰光太短了……”正聊时，司机突然转头看了我一下，惊讶地问：“咦，你怎么跟收音机里讲故事人的声音一样？难道……你就是黄震良？”“的确是我，请你多提宝贵意见。”司机显得特别高兴：“今天我可碰到真人了。”车到目的地，他无论如何不肯收我钱：“今朝难得一趟碰着依，算我额头头亮，依要是把钞票给我，就是看勿起我了。”说完急忙开车走人。我真要向这位司机朋友道一声：谢谢。

后来，电台组织故事员到本市各大出租公司巡回讲演，使我对驾驶员朋友有了进一步认识和了解。一次，电台举办一场安全行车宣传发布会，我在台上讲了一个由黄宣林老师创作、我改编的故事《存心不还》。不过，我试讲时，司机反映，故事是感人的，但其中一段“驾驶员发现车里有皮包，打开一看里面竟有五万元现钞”却与现实不符。按公司规定，驾驶员一旦发现乘客钱物落在车里，是不能私自打开的，必须交到公司。多亏司机朋友提醒呀！我对作品进行了多次修改加工，使得故事情节更加完善。后来，《存心不还》在2010年举办的第九届中国艺术节上获得了群星大奖。

这件事，对我触动很大。故事创作不仅要注意细节，还要多倾听意见，只有这样才能打磨出经得起推敲的好作品。不妨再来讲个一位老先生把我视为忘年交的故事。

一天，我收到了一封由电台转给我的来信。写信的是位80多岁的老听众，从小生长在上海。我在电台讲旧社会上海滩黑帮三大亨杜月笙、黄金荣、张啸林沪语故事，他几乎每天必听，但是，有些细节要跟我商榷。

他听到我在讲述杜月笙说话口音时，用了夹生的上海话、略带浦东话，认为不对。杜月笙是土生土长的浦东人，虽然从小就闯荡上海滩，但其乡音丝毫未变。老先生小时曾亲眼见到过杜月笙讲话，那完全是一口标准浓重的浦东话。他还告诉我，杜月笙还喜欢唱京剧，不过他唱出的却都是浦东话，听了让人发笑，戏称他是唱洋泾浜的浦东话京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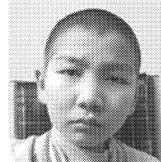
老先生听书十分仔细，有时我偶尔将旧上海市区的一些路名或街名讲错或读错音，他也会一一来信向我说明。我十分尊重老先生对我的帮助，至今与他保持着联系，他把我看作知心的忘年交。

2011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时候，那是我拜了上海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先生为师。那天，在杏花楼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，我与师弟钱懿同时拜师，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、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老师到场祝贺。先生虽然平时工作十分繁忙，却非常关心我，有时在广播中听了我的故事后，会及时打电话给我，给予具体指导。我很多参加全国比赛的作品，先生都亲自帮我改本子，手把手教我表演。沪书《领奖风波》在他悉心指导下，于2013年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再次获得群星大奖。

安亭，是上海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和中国曲艺之乡，成绩来之不易。我作为一名普通基层群文工作者，既然选择了故事这台“戏”，就要认真求真，一如既往地“唱”好、“唱”下去，把这台戏唱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听。

寻亲公告

为了维护儿童的合法权利，现将有关部门移送来的走失儿童情况进行公告。请走失儿童亲属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，持有效证明联系认领，如逾期无人认领，视作弃儿安置。联系电话：53019670



编号：20140403
性别：男
年龄：11岁左右
特征：身高145cm，不能交流，活动好
捡拾时间：2014.3.30
捡拾地点：通波路绿城路口北20米处



编号：20140404
性别：男
年龄：5岁左右
特征：身高106cm，四肢肌张力正常
捡拾时间：2014.4.5
捡拾地点：K1186次3车007号座